

感悟

田野是一本翻不完的书

□ 郑显发

五月的风从麦田吹来,裹挟着青草与泥土的清新气息。我站在田埂上,看见老陈叔正蹲在垄沟边拔草。他弯腰躬身,脊背弯成一座小桥,手指探进湿润的泥土里,轻轻一扯,灰灰菜便连根拔起。他将杂草随手甩在垄背上,说晒上几日腐烂后,便是滋养田地的天然肥料。

我留意到他的五根手指粗糙如老树根,指甲缝里嵌满洗不净的黑泥,仿佛早已长进皮肉里。察觉到我的目光,老陈叔憨厚一笑:“庄稼人的手,哪能离得开泥土?”这双饱经风霜的手,翻开的是田野厚重的书页,每一页都写满汗水与泥土的故事。

太阳渐渐升高,汗珠爬满老陈叔的脸颊,滚落进泥土转瞬不

见。他拿起肩头早已湿透的毛巾擦汗,笑着说土地认得汗水,你付出多少辛劳,土地便会回馈你多少粮食。歇息时,我看见他卷起的裤腿下,小腿沾满泥浆,还有麦芒划出的道道红痕。

远处传来微耕机突突的声响,回乡种田的小马哥正忙着翻地。三十出头的他告别城市,扎根乡土,机器驶过之处,新翻的土如浪花般向两侧翻卷,在阳光下泛着光。歇脚喝水时,他由衷感慨:“还是土地最踏实,你待它真心,它从不会亏待你。”

临近中午,老陈叔的老伴提着食篮送来午饭。简单的馒头、咸菜配凉茶,二人坐在田埂上相互照应,平淡的日子满是温情。饭后老陈叔没有立刻劳作,而是

捏起一撮泥土细细碾碎,端详土质的干湿与色泽,神情专注得仿佛在读一封珍贵的来信。这片土地他守护了四十年,每一寸土地的肥瘦习性,都深深记在心底。

夕阳西下,老陈叔踏着余晖收工,长长的影子铺满田埂。五月的田野绿意深沉,麦子灌浆饱满,玉米破土新生。他回头凝望深耕的土地,眼神温柔又眷恋,如同与老友轻声道别。

春种秋收,夏耘冬藏,田野从来都是一本翻不完的书,字字句句皆是农人的辛勤与深情,字里行间尽是土地的馈赠与期盼。夜色渐浓,田野静静合上书页,待到天明破晓,又会有人奔赴田间,续写这生生不息的崭新篇章。

生活

春风轻拂山野,我总爱挎着竹篾小篮走入乡野,采撷满山新鲜归家。

苦菜清苦回甘,紫花地丁清甜温润,春笋小炒爽脆,炖肉鲜醇,鼠耳草揉入米粉可做软糯青团,雨后的雷公屎爆炒滑嫩,每一种野菜都自带独特的山野风骨。

在草木清气里,母亲俯身摘下一把嫩苕麻叶。叶柄泛着淡红,叶面青绿柔和,叶背覆着细密白毛,轻轻一掐就渗出清亮汁水。母亲说,早年荒年里,苕麻叶叶把便是村里人艰难度日、充饥果腹的珍贵食粮。

我照着母亲的法子制作苕麻叶粑粑:苕麻叶反复洗净焯水去涩,打成细腻菜泥,和糯米粉揉匀捏成圆饼,小火慢蒸。出锅时,清浅的草木香萦绕满屋,入口韧劲十足、清香爽口,全无涩味。余下嫩叶焯水凉拌,清爽解腻,又是一番别样风味。

如今不起眼的苕麻叶,成了我的春日宝。细细品尝,总会想起儿时往事:从前放学采猪草时,我们总刻意避开苕麻叶,怕叶片里藏着毛毛虫,一不小心就被蜇得皮肤红痒。苕麻于我,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清鲜,更是盛满温暖的童年记忆。秋日里,家人收割苕麻,浸泡剥皮,晒出柔韧洁白的麻纤维;漫长冬日,灶台边,母亲取晒干的麻丝,沾些清水搓成结实的麻线,纳出的鞋底耐磨又暖和。爷爷巧用苕麻叶入药治病,奶奶以麻线美容,纺麻织布。麻料承载着祖辈流传的淳朴家风。

尝遍春风里的百般野菜,最入心的始终是平凡的苕麻叶。它携着山野清灵,载着流年暖意,把老家的安宁与质朴家风揉进清淡滋味里,成为我心底最绵长的牵挂。

春日苕麻香
炎陵县明德小学 黄燕妮

随笔

我的阅读历程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熊燕

小时候,我家的氛围和别人家不太一样。父亲不打牌,不喝酒;母亲不串门,也不聊家长里短。忙碌一天后,就着煤油灯,一人捧一本书静静阅读,轻声交流。父亲还给我找来许多连环画,开启了我最初的阅读启蒙。

四岁那年,我住到了外婆家。姨父是小学老师,见我总喜欢翻弄木箱里的藏书,哪怕一字不识也乐此不疲,便安排我进一年级旁听,放学后还特意为我补课识字。一个学期下来,我熟练掌握拼音,终于能磕磕绊绊地读懂带拼音的连环画。

次年,母亲接我回家,看到我独自默读书本,又惊又喜。此后母亲四处为我借连环画。书读完了,我就搬着小板凳,对着墙上糊的报纸半读半猜。

小学四年级时,全家迁居小镇,家里添置了半面墙的大书架。母亲为我订阅十余种儿童读物,父亲每次出差,带回的礼物是各类书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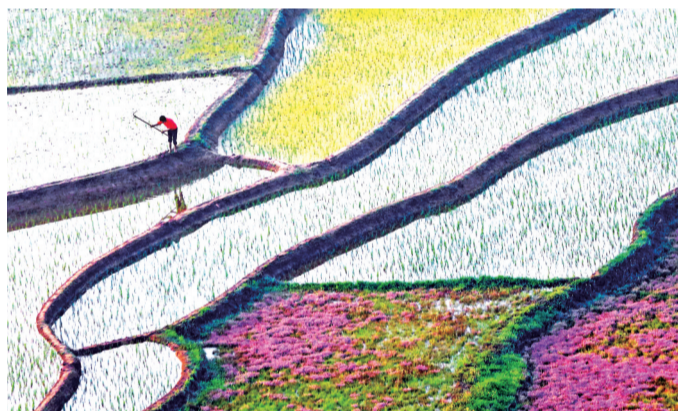
中学时代,新华书店是我最向往的地方。那时没有专属读书角,店员虽会依规提醒,却也常常默许我长久驻足,捧着一本书一读就是大半天。

上大学后,我常年泡在图书馆品读中外名著。长期阅读摘抄的习惯,让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,我创作的散文诗,曾被同学当成摘抄美文争相传阅、登台朗诵。

如今,我依然保持每天阅读一小时的习惯。晚风穿窗,书香入心,在文字里遇见自己、遇见美好,这便是人间最温柔的岁月静好。

农耕画卷

印象



刘昀溪/摄

抒怀

塘蛙声声入流年

郴州综合职业中专学校 李桂女

暮春细雨淅淅沥沥,我满身湿意推门归家。母亲迎上前怅然说道:“城里反倒比乡下冷清,听了一上午蛙鸣,心里空落落的,再过几日便是立夏,明天我想回老家了。”

我心中满是不解,在乡下,母亲向来最爱听阵阵蛙鸣,为何如今反倒心生烦闷?久居城市钢筋水泥之间,我一直庆幸居所傍着一方池塘,能独享乡野般的清静。暮春景致清雅,莲叶浮水,新荷初绽,迎风摇曳。每逢阴雨天,池塘便是青蛙的舞台,天幕为景,雨声伴奏,蛙鸣从白昼喧闹至夜半。于我而言,这声声蛙鸣是悦耳天籁,像儿时母亲吟唱的催眠曲,藏着岁月安然,

却偏偏扰了母亲的心绪。

雨天的周末,最适合静坐安闲。煮一壶花茶,执一卷闲书临窗听雨,蛙声远近交织、错落起伏,时而零落低鸣,时而群蛙和鸣。绵长蛙声冲淡尘世繁杂,裹挟茶香漫入屋内,所有俗世纷扰与心头杂念悄然消散。

我对蛙鸣的偏爱,源自年少的乡村岁月。老家门前有一方池塘,水草繁茂,是青蛙天然的戏台。春夏雨水连绵,我常常静坐门前听雨听蛙,模仿蛙声嬉闹。闲时父亲便教我农时俗谚:“青蛙呱呱叫,正好种早稻;谷雨蛙声强,庄稼收成旺。”父亲熟知四时风物,句句朴素农谚,教会我顺应时节、勤勉耕耘



的人生道理。

同样一池蛙鸣,心境全然不同。小区清亮的蛙声,于我是闲逸生活的点缀,是岁月静好的温柔;可在母亲耳中,声声都是农时更迭的催促,是播种松土、施肥种菜的声声召唤。庄稼人骨子里容不得闲散,春日勤耕耘,秋日才有好收成,按时劳作,内心方能安稳踏实。

立夏将至,声声蛙鸣皆是归期。读懂母亲藏在蛙声里的执念,我已然决定,明日便送母亲奔赴故乡的烟火与耕耘。